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尺牘

謝陳玉壘相公

閣下會昌啓運大錄凝祥虹玉早見於天而克岐克嶷星壘代明於地而有憑有翼殷禮配天平格有陳伊陟周常載日忠貞若曰君牙帝乃

聰於在西儼三垣之上列泉所居而其北況百
里之纔郎擬附鳳而卷阿之車馬何多欲登龍
而積水之風雲自少至如某者匡中朽拙籥外
寒流高挹天庭已識淵雲之秀低廻世路彌沾
蜀呂之華山不歌其不知灃蘭思而未敢三年
待罪爾宦寺素食之慙一念好賢王室世袞衣
之敬在茲茲而莫展廬斷斷以如容

慰曾晉臣方伯

閣門下有鼓盆之感矣以君夫人乘青元來
歸禮切敬脩況六間服玄[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發
隕月墓之讀遲難恒而若照徽明年日之泰華
長懷惟曲副樞衡之望少調琴瑟之悲保重玉
躬登延珠掌

復劉郡伯

歷以郡乘下詢意三十年中人物皆在耳目之前鄉賢宦以搢人何得依鄉作傳名宦人以贅官未審以何語名大可志言緼復何求若兵食雜志祇取各縣舊條湊合而成又無容立屑也

寄章仲明侍御

大疏見示條綱甚大略且不激不隨寔人心服昔人云悻言招忌未有不見罪者也山城沉寂

無緣一望帝城爲悵至於世皆可與悠然悠然
之心差可寄世

寄李心湖祠部

病中枉君子過存直是傾蓋如故朝倩好疑而
門下乃得從容與江漢間泰山毫末皆所擬大
智開閉利用安鳥耳易乾之四或躍或之者疑
之也君子反疑之時可以淵脩不疑則遲而麗

天耳

寄李宗誠

獄中出豐城之劒聯益沖天如見羅真是奇男子便有此奇事人生精神不欺為生息之本功名節義猶是夢影況偽者乎兄與兌陽居必有啓發堅凝之益有遠莫為助耳

答余門齋

僕二十年來去范陽觀明公瀟灑溫籍自足西入平昌擁萬家爲長含華瀫谷大類五松風韻近勝琴歌餘泉鼓叟遊臺騎來笑語竟其得意不知陳眞長未得爲三公也

寄吳梧行

楚公子昔啟霍山之陽其氣甚壯彼中人復有此風烈矣自兄慷慨豁如之性士風其宜丈夫

涉世亦貴善行其意俗吏不足爲也

答李舜若觀察

翁時念仁兄却在祠署中夜語時慫歸養疏初以孝爲忠今以忠爲孝皆臣子佳事此時家居惟以蔡詩讀書觀朝家故典爲第一義幸無悠悠度此時日斗大平昌一以清淨理之去其害馬者而已士民惟恐弟一旦還去害馬者又捏

第三年不還音人性之所不通歸之命命之所不通歸之性性命通則出入以変而無礙恨復未臻茲境耳

答劉守元

得手教知益凝慎以重視輕靜視躁於京中人視熱境也僕事遂少信臣可怪可懼禁庭頗牧僑竟知何若僕遂有朝鮮亦似元昊在西天必

不使其詞有人以輕中國

寄江陵張幼君

庚辰公子一再顧我長安邸中款語不過今離腸遠念此何能不悵然也辛卯中冬與令兄握語靄靄風趣霏霏輒見貴人言之況也承嘆近得差一上相國墓否發便附致問私惟冀公子自然時瓶長沙秋水簫代雍門琴可也

與泰武選

世俗何勾清吏之哲讀西遊詩云苦塵河飛動几閣僉眼學歌非安歌也送昌尼又何得秫之于之馬一唱皇華遊者之欲居與邑者之欲遊亦各一詩之致也

寅餘憐寄

滿堂漢否風松慈歐落爾詩忽忽有志對聽牛

山躬韓一覽詩聞劉願二君子前後見推幾逢
其怒韓政誓不說乎得天下太平吾屬老下位
何恨

東丁庚陽

王中丞近以湖州事為吳越人人口語然正大
之舉或非邪小能害暫須一番彭編衣未知税
駕何所朝家奕手似換而局勢未移矣人語後

事宜吾鄉故不能及

輿頌遥傳

都下遍[illegible][illegible]盡蘭之詠公子山水之[illegible]王孫其移括蒼星遥司理之庭朱絲冰壺[illegible]入心目天下公尊遍來大吏常竊而私之欲使神器不神分觀有制神龍德須深耳

輿開望循長者

大道樸散而爲器矣門下心精力一自足成務極神
研𫝑圖乃是渾儀曆書且是算法必欲極神
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也茲病未能備以奥
日

東吳拾之

兄來署中眞是寒從一夜去春逐五更回也除
夕遣悶詩可得?否除夜星灰氣偶天酧酢錯

假滿前須歸拜例遲三日滿見賜春衣一年

東坡耀元

兄歸從海觀燈恐有得聞者見齋兄青故大光明一破此無關乎小詩并上遊燕筵歌一省閱叙無燈火照圓屋中宵撤斷天河鎖貫與發數滿幾星 已有河滿觀燈

奉牛卷叢司空

攝仕以來嘗謂近見兩大臣耳臨五臺先生奇
中有正李漸菴先生正中有奇二公者其用雖
非世所得盡然亦已用之矣獨門下以大臣清
直之德宣參政襟而淹南甸若召伯之在郟南
滋園之在洛都猶未爲世一用也歸豐西汴以
重蓍上音勝縣切躬靚三數年間陸公既老李
公復播五色端言亦何容易然二先生大臣之

節亦已著矣惟門下閱世已深名德素著有知己者遠一面王之去留之際自成典型似不當過持難進之節久南都而不傳也

答許無功

見門下發策爲世道喜又私計何地得此長令已而休寧得之休有商賈而少士長其地者亦如其地之氣而後可今以祝公長休寧不類近

見作人有知者稍稍稱述祝公清苦不甚爲怪方今知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眞期月而可者大恠能融世而拔之此禮樂文章之根也如談天宮詞部所稱而能皆曉迹凝眞小文破理亦不足爲明公道矣

與黃對嶽吏部

昔在首師闕門下風采凝映入粵從學孤嘗見

贛州使君擅以淸風之什挹以明月之光復知晉安風謠并在黃家叔父矣不意彈琴假承遺愚民歌穀治以至於今神君所傳益不可改參以無悔多幸在茲新舊相承情難自外惟更有以督教加愛遺民

答陳公衡

溫州風土雖佳而少人士去省會遠文苦政深

心或不上聞移長洲如建路鼓也爾貴人家在徑寶必多君于不由也李元沖在錫無以殊人久而不害者乎耳乎者道之滋也良友分金以言為報

答徐檢吾光祿

得武林書知西顧猶亶弟迂廻何適而可溫州土風僻秀吏隱正佳貴人為求急不可得乃知

安鉅者能銜必翹項亢者在僻窮落大勢如斯耳前䕫與刺疏易以逐臣在膺中疏遠不下諸膺者銜可不下刺者乃可不下耶循玄森朝庶關良時於江上

答潘完樸太黍

昔賢下直先問名德夫買骨可以致駿馳象可以象能精微之致也苦夫非駿非龍而晉被物

已離苦之人固已感深於神遊並切於風期矣
九日登高當從大夫之後也

寄遠觀

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真是一刀兩斷
能使我奉教以來神氣頓王諦觀人之所理亦
無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遠觀而有癡人之癡
癡鬼之困亦在區區大細都無別癡請念遠師

不出囊中一貝何異元空杖而來忽忽葉子至如在雲陽東西南北何必師在雲陽也邇來情事違師應憐我自太傅蘇長公終是為情使耳

寄袁胤臺

吾兄異才不偶於時而弟亦淪落同轍中愛在野者多逝用無論矣東封未就世必需才第肖豈宜堅臥嵩臺秦宗董策雄之才氣王漢陽之

德音皆未易人也有書達來爲道思存不淺

再答念爻

念爻還謫後不一至平昌自是念爻高雅亦就

試亞鄉案甚務新文依舊案卻耀先吉書請見

何府與郡邑作一文字知己乎念爻適不備有

我新力戰爲快幸甚努策

又

殊慢念父知不我許也九日後弟歸而兄歸弟北而兄北矣今不可久作場不可敷衍吾道宜秋亦惟自玉

答馮承安

天之生才多少遂亦有以量之弟才少宮之易而安兄才多官之難而危東吳不已從而南滇努力王非短長坎坷無奇非數遷不能所在有

延若家敎通意不過主豈非賤材而至貴里悲
婦泣子見猶能慷慨斷兒女色赴崖痛懸差爲
過於敎通耳豈雜却慾雖幸好馴之

答詹舜用司理

丈方壯天幸霓雲功名自遠宜及此時下氣書
傳當心名理萬兼聽小言以恭謹遜乃消日
也韶石定有曲江先生祠當日遊之

寄李霽若侍御

大疏雖不得許大指可知非楚學書來終不致私謝以附叔向不謝祁奚之義足不曾引去但坐看時人手面何如古人云才須學也俗學虛談吾輩收其實用同年如黃念清其清可念也云於鄉人未盡得其意鄉人亦非意所得盡也

答吳國甥

明公下車僕以辟邑長不敢上援然郎京丁右
武云吳興羽不當以時勢人相目右武答書亦
云因此公爲遷晉海上毋春汛去不謂明公所
以獎借不淺郎京書已甚此自明公風厲勞勵
至意然非卑僕所敢承前爲郎所言尋天下似
皆以其言爲可然時有出位之幾當陽歸得懇
此縣在浙中最稱辟瘠僕又不善爲政因百姓

所欲去留請爲陳說天性大義言雖文皆以
可賦成面訟命值上官一辯有數者無多求
前其觀察青重客傳食屬邑至僚治備僕受詞
日即與冠帶出坐堂上所受詞不二三紙如此
者再客亦頗遣去至今五日一視事此外雖與
諸生講德問學而已四明山海人物巨麗加以
吳公治行當爲天下第一所恨無緣晨謁惟有

來冬上計門下時以太守入爲九卿復入相見罄此瑤言耳

答王伯皋

足下手筆善語而時日苦小如之何遂爲斗大縣賦寡民稀故學舍倉廩城垣等作俱廢非生稍稍治殆不成縣去年稍取贖鍰之工訖而止每月受詞者再今歲於其九十餘而三食散人

人者蹤至何以待王先生言君有以諒我矣

寄馬心勞比部

兄出縣為郎志甚堅否弟素不習衙事喜遊呂無事弟之願無需也時念故人向轉楊花水際遠人所至晉為彼岸兄於世相萬無過嗔

答沈司空

一尉需暇再趨電白作個真人之迹矣移官大

脊韻當植圖讀以下位援上中庸所載冢使空首起居之言文著其無長短之數可知矣更屬命序亦以普韻號以再三窺其一二冀以垂諸大明復欲引以齊燈奉尊謙之有屬敢書髮而無文

答王子擘

求翻宮葉之韻詩士迺徒阻我良晤彼暮夜音亦

何能藥在風雲那中白晝雄臥正爾爾作直是
角前聽鐘鼓爲答都不似十年前長安同少婦
時五更鼙鼓也

復潘侯趙仲一

讀冊知兹善心度越倫吏百一第吾屬真人爲
世道出色奇偉益屬尋常所望三秦豪傑故
當有萬世吉

慰浙撫王公

斯事遂至於此直語在彼人公議在天下總之臺下請表聯表賫使所知今古不同人道遠天道邇臺下歸直登東山而望之耳

與表六侍

出關數日作惡念與君家兒努五六人相視而笑恍若雲天一路待君不至知君已沿吳吳如

何而治罣洞觀祖過應與深諱

與李宗誠

山公早遂山中真是冥寂冥泉護前識但山中自有山中作用若空度許時處不如出矣知兄道念亶敢言之第一推南禮再四南刑養拙括蓄殊快執政不為不知已也吏部郎比復少人吾鄉劉直洲差強人意耳

答王方麓先生

少讀先生著書漢宋名儒無以易此至於公方粹懿宦學士志皆人師也過陪都願一趨風塵丈以禁詰朝而行遠矣老成人自有典刑瞻戀何極

答習之

平昌令得詩意慮別自有在募借倩著書亦自不

題耳

寄黃漢巖

不佞文學政事不敢望言公正脩門下爲子羽乃公事亦不一幸臨邪在浚之旌何殊司子秋欲一過大蕩三十六龍湫非愛其湫愛其龍也

寄袁石浦太史

蹇散之姿天幸以金玉之遊牽拘匪勉忽自忘

其非神僊侶也亦恃王子聲在塵夜知零露倏離而去念之悵然在都一吏部郎稍詰以散局見處謂可燕薊趙北之間便同馬首不謂纍絲金骨銷鑠回年玉堂人頗記平昌令夜半雪中回囑否

寄吳汝則郡丞

兄之貳杭也許真何日男事益後可知斗大縣

面壁數年求二三府不可得適公亦覔近物誠三生折稱似有人焉主之滿而待還又不能使人不係爲德夫欲浙中士民榻喋上不必任怨係嚮上不必任德直匆匆之可也搜山使者如何地無一以寧將恐裂 時有礦使至

復項讀議敎賦書

僕以疎才閒局久不習爲吏而貴縣士民雅淳

司幸無事罔敢如甚公所以治齊後見貴偕家
武横奸盗違違而有不治不止旣以治之矣而
前後見府主以上爭言縣某某家所負傒初不
爲意夫無愚禮風化人民使自輸急公上有不
忍後之意而繩以法非令意也近察貴縣民負
者非盡窮極無所還多故大姓而落者恥去其
名晋所賣去田或反益收入田自實又有力者

奸以名借入國以爲市坊中大姓單民又爲聽
而隱貧焉至如大姓遠僻者無官無商固不知
有此役亦不召此也僕以罪薄景移如世俗情
遷延覲望隨民自此自適亦可呴沫以愚媚百
姓顧使監司郡長獨受急徵之名而令受德非
體也豪弱等皆王田而遁與抗非法也頑且係
焉而遂之非教也後必升徵貽難後人非義也

弃徵發門處非惠也懼此五者因稍稍四出徵集然所徵負多者有所入則不必其人以來即來亦權然驗而遣之蓋民不知義以至於此至於以貧為解者則不可得言何也有田則有租賣則言買者令得徵於其人可也父賣多子不宜復聽其里言於官退焉可也今都不然而前所云數與者皆是安得不稍有以捕治之然終

以畏氣雅淳不忍答問以示衆而已至於足下
家發所負蔵至若干亦以門下方爲匭侍從未
忍以租賦爲言知門下病起必有以處也而乃
可爲子孫法今升上門下數戶升貫崇若戚所
影占籍附上至朝家之事僕荒僻已久無所與
聞侯玉體平嘗以巵酒過從庶覺我以皇道廣
我以世資豈

上蔡觀察

閣門下終無係逐之恩某不勝徊佇嘗趍道左拜其區區而已乃中於寒雨綿連似癰展轉牀第閒夫以鸞鴻之迹方高而犬馬之病彌滯愛而不見無用自傷且門下官都方鎮佹授鉞矣去然若累而某數年猥冗牽而不割雖大小器殊而趍吝大遠此尤病亦爲容所自怪自笑而

諧語戲劇者也直指當巳敎囧淵慮周回可止則止似亦吳人學柳下處也

答平昌孝廉

諸君貧而病令尹病而貧山水寥寥愛莫能助方自恨缺歉淺韻諸君那得澹臺也

答楊日南鹺使

以冰雪之心行米鹽之地足矣來教云何

與帥公子從升從龍

謁上官不得意忽忽思歸輒思惟審或舟車中念及半生遊跡論心慟世未嘗不一呼惟審也惟審仙去里中誰與晤言浪迹遲歸殆亦以此惟審古詩文必傳何須世人夸錄當為去存之紫釵記改本寄送惟審總帳前曼聲歌之如其時賞耳

寄荊州姜孟穎

不奉顏間音且七年矣勞思如何郡邑治在荊山中士民稚直既不習爲吏一意勸安之訟爲希止憶不以丈仙令在宜城時左君與右禹金何得君子山堂彷彿敬亭雲氣丈比復垂聽乎人言輒笑祗增其耳順爾往高節不附江陵于今更是吳楚

寄王新盤觀察

見聞除喜極得將太夫人東征也長安書滿紙塵情今更以塵封之閩士夫多承譽之謗敢以返屬俗吏忌與人爭利吾輩忌與人爭義耳

與周叔夜

州縣官與人空書短味亦無得漫爾寄聲也道體似盛而疏山海秋深氣候數易早晚慎[illegible]

貴復遊日人生忙處須閒弟作縣何如直是閒意多耳

與王悅之

王先生於東海之濱解襪乎見蜃樓陽燄當知世間影都非堅實更進一機彼中有海差勝此中多山主人何似閉門令尹十月早寒當隨雁而南雲晁再北復是琵琶亭外時也

東長卿

邪洗竹林寺以待足下竟成子虛羊溝蝌谷何得遊赤水之珠吳人莫寒泉之子郛而問所之郛云王大司馬後屠緯真家宜客君以爲何如

奉祭酒戴愚齋先生

二十年不見吾師淸聆之表想似何極大學曆後風期未遠美哉秋水眷我伊人藐此平昌不

致望眞氣東來倘公子不忘故交聽焉移玉亦
空谷足音也

與李道甫

丈在北録臺歸然南斗之司蜚鳥之音下而不
上從容觀世聊以待明如平昌老令尹棄落更
無還枝即君子泰征亦未許以茶爲茹也引想
將爲一笑

答鄒大澤

讀大製文漢而詩魏必傳無疑主計有趙夢白顧叔時足下三人那可復得時事正爾可知家嚴不許不官加以帥郎仙去歸亦氣縈不如遊寓官方時有語者近爲貴人憐引爲乞一判隱山不可即得得時足下有意赤霞石門泉邪

答顧涇陽

從紅泉碧磵中得門下手書可謂眞切之敎僕雖懸鄙奉以周旋無敢自外第年來多病心目憒憒所幸高堂健飯稚子知書斑斕之色吾伊之聲差慰晨夕耳餘無足爲門下縷者春水吳雲徒深天際之想

報鬱儀宗侯

吳君誠有此書但算至勾股商除亦覺未盡今

其書藏以付金壇主人矣知㞐者不覆門下復
下欲覆乎

與史玉池給諫

香蘭之清芙蓉之卷常有道心人宅之兑澤彌
深乾時欲及觀生進退㫐已辭如青山著道白
日瓏脩又知非有涉所能窺亦論所能干也門
下其亦有以振我道大為容時清難俟吾卷之

迹何甚久懷

與干中丞北部

道體清勝近當戰勝而肥霍然病已南徐北固開山川映發加以幽壇賓從之遊天機自暢此之弟兀然窮鄉貧病幽憂情境何似近局莫黑非烏而伍寧方起補鄒大澤光祿或亦微陽將續耶

答魏見泉中丞

大教遠頒斷斷休休不忘細微感戢感戢部院覆疏公論昭宣雖俞旨未行而辨疏終當俯允大奏云一念爲皇上保安宗社之心甚於爲家維係天下之心甚於爲身三晉河山與聞斯語惟門下彌珍玉體以重金甌

答[illegible][illegible]中丞

門下文羅黃緯爲世津梁而況不佞辱教茲深沭想從前忽拜德音慰藉優渥至木瓜之細無忘瓊琚之報有倍下逮若新上報知何勞不佞食舊德而已餘飲微量而知足領其原數致我門下之清壁所倍償少助師中之曹餘波既息鳳省惟期恒受福於王明倘加惠於世業私懷爲任翹佇

復門人藍翰卿

不佞愚鄙歷落之士蔽石林而無親恩相藻以何言乃有空谷足音疑是眞人天際今文士之文皆有大言小言俱來物鉛素於九流理壑玄於二氏居然不朽而在諸生然且採拾虛浮過自撟艶高山有客能通咫尺之書委土可偭謬為函丈之教初當之而汗贊既循之以心栗皆向

若者真有懷於望洋將逃方者倘聖聲於牧馬
真龍何待假龍以生雲雨鉅虺或負小虺以示
神奇登大雅之堂然乃高明之作用而不使者
懶散筆研之外洶寫絲竹之間獨有停雲之思
不絕臨風之與以君大有示我同人節欲恃怨
已獻千一之愚爲文人起百六之運其如空虛
無以相益尊光祇以流謙一字爲榮九頓而謝

寄湯霍林

前明公書謂特議聚訟何意至此弟初聞之憤憒至廢寢食近今每三日內輒爲公喟然數聲詳俊疑傑古今庸態弟更得此排盪激發擯斥爲序匪惟弔屈兼以詛秦知有當於著作之庭否也王覲生時來云冬當往候適南豐弟子諸生朱爾玉璽以名家子懷書遠遊有覲上國就

各賢之志首願借輝門墻因附補序薄幣佐異
伏惟推分進朱生而教訓維持之即弟拜榮多
矣論風楊任卷卷

又

屢承書問如教亭由雲氣簫鼓時來滿人眼耳
此時弟護兒童門三五者未至當是九月開嚬便
可登高望遠候紫氣西遊龍沙出聖人殆謂君

即淇陽師是矣少年所瞻敬者旣貴便自落莫
難後較與周旋爾撫世局人不與報喪族子便
爾唶嚎今撫王公下車即謂法司飭縣曰張公
自有遺記誰敢聊覗當告者卽與管六十旋定
矣此時妥然而但有一眞夫人者全節于難中
與同由死公所絕憐雖爲立一子非後而公子
過約之猶更爲不平耳餘無足煩台慮也弟門

下必須一來哭之朋友不過宿草而況大座師最爲恩禮者乎一哭而任龍沙再出[illegible]鶴良亦不惡朱爾玉以金頭陀進大官厨髮務之甚非道心人安能皆懂若此渠佛大暫求新入今已大會後事勢未妥不如求得大書值從漢學道處只以舊名朱璽擧復得社而足矣鄒愚公來有半面而以所聞爲傳以寄感勸良深奉覽弟

未敢當此也弟更當累積功行爲異日大筆裏子臨風呵然

又

昨會中吾鄉一鄉云某公絕筆仍及宣城弟云當是王者爲之鄉笑云近見尋常文序知兄與宜厚也弟云人自有真品德自有公論寧以厚孰固爲別自往事及事件之才願亦未知絕筆

行來也寒途艱節想應未便西行春和乃得候

見江浙耳三兒改就禮經試試得包儀文題旨

及它習禮者講義幸惟吾神侍愛我懸之至

又

驚承手隆貺弟意定交而求亦極不欲以瑣瑣為

大雅累但薄求厚應寒室媿汗然終夜思之不

敢不拜嘉者恃鮑子之知我耳盡獻久羈白日

爲黑九華突兀意有所擢弟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恐未可以羣賢故迫爲應也門下人多不能
無生得失諸惟慎之讀南錄首索吾家兄弟徒
得宛陵別駐爲頓足起行久之四兒開先大收
時我子員三兒開遠後席大庭幸辱賢會知仁
兒當一第爾也哀勞之後伏枕月餘稍起還兒
北征當先發體天人師與開其覺路五肺腑之

感非楷能盡統斯意焉不盡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尺牘

答錢岳陽督學

門下天姥闢其壇場日鑄生其鄣鄂自領洪都之學出乎潛而見龍爰登壁水之臺起于飛而振鷺可謂琴瑟絲竹登魯壁之清聲瑾璧佩環

下梅梁之古色遁乃星辰即位參北斗喉舌之司江海池陽正南國股肱之郡起新知於物而管舊德以人師若小兒開遊方當舞象之年致附雕龍之世而亦拂其總角引以譽髦並擬章之生七年材不材而出地得夫子之嬉數倒步亦步以窺天夫豈聞其無人覺小子之有造若云幸哉有于愍愚父之無聊心感慨以弗護意

攀援而靡及特女子家人之愛辰公質國士之
知三事為期萬年以祝

壽漢陽張相公

吾師七旬伊始逢花甲之再開九日惟春乘本
德而長旺天人撫鸞歌於賀世弟子欣雀躍於
大年酌醴星馳望北垣之斗極焚香日祝在東
山之衮衣

答袁滄孺邑侯

門下起衆生所敬之天誕兩祖流傳之地現宰官而說法蔭國士以流慈他以攝伏凡心自以莊嚴勝尊猶垂悲憫曲引衰頑喻以相分不可不明性宗不可不了以何因緣之故得聞奇特之言乃至小兒鬧遠都歸大德含弘容俯覩於天人許受參於童子豈童眞之有位齒長者之

無邊昔在達老舟中得其本如座下刋並允帶如標指月之輪拼示兩兒若誘聚沙之塔遂逢明府愈闡昏衢在平等以常然亦多生而幸直獻珞何日抽珠此年

答鄧遠遊侍御

慢門下甚第尊酒疎燈上下今昔差不惡耳而良書美韻渢渢其來至於商發流品歸於才情

雅爲要論昔人云楚夏殊風俱動於魂蘭茝異
臭並感於魄固無容夸長以詘短愛素而卻丹
要於沒世可選而已不依於此技非有師承偶
從少作倏兮齒至而復引爲在茲歸於作者一
言爲智或不其然至如遠遊乃以姝致之韻方
將之力浸淫義根憑凌物象成言成書有足度
越爲此者君家文潔侍郎表清言於澹蕩之後

函史待詔發蠹書於明德之旁方於時賢當亦
互爲巧描耳承問大計事觀察李公爲不佞瑣
瑣留此長物不佞便從闕下西歸而更撫入其
計時人局置已定得竟陵一知爲足耳材如竟
陵正自不免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牽率成韻相
遲登高爲作九辨耳

答駱台晉督學

憶明公起文章於玉署典禮樂於金陵而不佞
前以執玉下陳駿奔於斯後以飛鳧上計廻翔
其處感程本之傾蓋酌周瑾之醇醴懷舊則山
陵之色依然知新而鍾鼎之器有在斋春西顧
作我人師大江以西莫不歸此陶甄扣彼鐘懸
識神物於衝天發干將莫耶之氣辨盤根於出
地擢維梓豫章之材至如不佞久爲棄士少不

如人頻辱下邁之音益深rä食之冀汝顯名士
間不及於貴人孔李通家對或申於董子搖將
養其毛澤下以覓越鯉之私積彼齒雲上以竟
從龍之想是故觀其所感庶幾情見乎詞

與張自雲

門下風神謦欬自是館閣中人而泰録中數不
見者何耶才最難得得之宜弁歸一路爲世道

用或有才而分用之以小遲大與望之

與曹尊生廷尉

長安對門下夜坐如姑射僊人令人脅然忘世不謂世人乃更不忘門下也范南宮遂為秋栢之實人尋何當萬祈自愛

答王雲泉侍御

喜門下以西方美人再操南國之紀至讀大疏

春容而盡百姓之情抗壯而開九重之議雖隔
千里何殊面談知𥃷我舊京猶有典型在也

與黃貞甫

愳著真鄭越之淸英也恨不得相對燒玉版牙
添其風味耳王相如願一披雲霧幸以半而借
之

答鄒爾瞻

李元冲過此云門下滿腹人材無措手處弟云治世人多於事否則事多於人世際竟未知何如也

與魏見泉公子道中

不佞行能委薄南都奉常時辱先中丞公盱衡雅注謂可同塵微言漸深餘歡毋浹或忘昕夕數倚涼暑內 徵言別長安一見遂遠音徽開府

太原兩承溫藉面語張丞知遂昌戍戌之計禁
從關下棄官何乃更入辛亥志與當事者一言
愼惜久之嗟夫顯晦之惻及於賤此其感激
何必真起死灰之然而手傳枯鱗之翼哉我公
如在猶可爲言而今已矣爲善之嘆終廢之悲
其在茲矣去春千田先生人來言及公病且食
貧甚有交譎之苦至勸公子長安舉債以歡二

人忠孝油然可爲流湯公逝當效南州故事絮酒遥赴而出山苦難宿草生匆寄吊於同人而已猶記公前定師賈君由承洽度後聽朝房變及賈君榮落欣悲宛然賈君有知事亦已於九原耳公旣全忠死孝公子大孝移忠願時加謚米以復公侯之後

答孫侯居

兒以二夢破夢夢竟得破耶兒女之夢難除尼
父所以拜嘉魚大人所以占維熊也夏爲兒向
南海大士祝之曲譜諸刻其論頁快久玩之夏
非大了者莊子云彼烏知禮意此亦安知曲意
哉其辨各曲落韻處纖亦易了周伯琦作中原
韻而伯琦於伯煇致遠中無詞名沈伯時指樂
府迷而伯時於花菴玉林間非詞手詞之爲詞

九調四聲而已哉且所引腔證不云未知出何調犯何調則云又一體又一體彼所引曲未滿十衆已如是復何能縱觀而定其字句音韻耶弟在此自謂知曲意者筆懶韻落時時有之正不妨拘折天下人啖子兄達者能信此乎何啻提兄手聽海潮音如雷破山砉然而笑也

答郭明龍

兄爲諸生時有以自立同異爲大臣而當更聽人耳語耶世病兄輕發大端要亦獨行其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命也上有疾雷下有崩湍即不此去焉能幾餘中宇不能感人幸自出險爲喜有慶門下昔過黃梁祠有詩枕中人會當破枕而去猶憶亥冬偃署笑言屬有期契向後再計入都人地遂當投棄幽虛時作故人夢想而

公才公望亦復以明夷出門庭矣江楚風遥湘
騷可接清流王相如負俊氣遊江湖間欲盡見
明公輩人以廣其意惟兄進而教之

與曾金簡

山僧攜大序來寵轉蓮花春屬白蓮作生發榮
臺蕊一時俱生仁兄妙言初出悲智願行一時
俱出此際弟五柳門中作陶令之攢眉何時與

仁兄于蓮會上向遠公而捧腹弟恐衡山白衣山人不得終隱爲懶殘笑耳廻鴈有音遲佇無盡

寄李本寧

門下江漢炳靈爲世儒宗某水木之餘風雲之末願一見無從也辛丑之計門下獨於銓部堂中淵洞山立亹亹於不肖若恐其一日去國此

所謂得一人知巳爲巳足也伊人一水那得一

葦航之感念恩私悵焉何極

答黃寧趙仲一

前聞兄巳憤懣爲神能殺讒者雖疑之而亦壯

之後稍知有柰公之嘖言公豈爲債者哉喪欲

速貧貧亦士之常前弟附貽哲書中勸兄無悔

但當加餐一意經史閉世之事何得如來書不

平湖諸兄與弟俱有二尊人官根斷續何論但
勿斷命根爾

答山陰王遂東

自分衰棄已久無緣名字復通顯者不謂采爾
抉微極意提奬重以太夫人徽音之示佳狀琳
琅披文相質易以應命附名碑陰不朽良幸又
論因貧折腰待稍治生當歸讀書此誠言也某

少壯時即妄意此道苦無師傳至博士爲郎前
都讀書稍暢又以流去嶺海幸得小縣乃更不
習爲吏去蜀無所當棄官一年便有邀貧之嘆
斗水經營至入交謫意志不展所記書亦盡忘
忽偶有承應文字或不得已竭歷底之氣色亦
復何如欲恣讀書治生誠急門下可謂過人但
讀書人治生終不可得饒世路良艱吏道殊迫

相爲勉之

與岳石梁

石梁過我風雨驟然酒頻溫而易寒燭累明而似暗二十餘年昆弟道義骨肉之愛半宵傾盡明日送之郡西單渡險而泛濟兩岸相看三顧而別知九月當更盡龍沙之概見石梁如見石梁終不能了我見石帆之願也

與丁長孺

弟傳奇多夢語那堪與兄醒眼人着日兄今知命天下事知之而已命之而已弟今耳順天下事耳之而已順之而已吾輩得白頭為佳無須過慮長與僥山水盤阿壽言綽有餘思視今闕門作閣部不得去不得亦何如也

與黃貞父

二公卽署二年而仁兄戀湖頭不已卧竹浮梅大是磷人尤物吳君京辭附選所云逸品而略富富何傷品計然陶公非無品者檻絕扇頭致附虞卿之後

答趙夢白

天下皆知明公爲龍可興雲雨終不敢擾而用之疑非人間物終不可近耳顧彼亦無雲雨天

下之心誠有之卽似龍如弟輩必且祈卜而致之封囿而迎之拜跪而俟之庶幾以類得雨而後送歸其處況如門下眞龍者哉聞公隱於酒酣暢高歌甚善承問索弟時義於仲文兄處不知弟衰時時病苦不復留意此道非目三尺童子能之勞其抉掠紋擾其細已甚亦如數年中奏疏辭讓之流耳公子高才俊氣絶世文章領

爲其大者弟近號璽翁塹而不出無由更覩清光悠悠天水徒歷思存

謝鄒愚公

與明公無半面乃爲不佞弟作傳至三薊論贊反覆開辨曲折顧護若惟恐鄙薄之不傳而瓶類之不洗始而欣然繼之咽泣弟何脩而得此于鴻鉅也漢人未有生而傳者唐有之次者種樹

傳最顯技微而義大韓栟二公因而張之爲世
著教弟之閒人不如承禰通物不如槀離發
文行通人游終以孤介迂蹇違於大方爲柯得
盡而明公采菲集榛收爲菀藻百世琛璆並在
今日

復費文孫

僕少於文莊之道頗亦耳剽前識爲[illegible]

槩弱冠乃倖一第閉戶閱經史數遍急未能有
所就倖放進士不能絕去雜備理成前辭亦以
既不獲在著作之庭小文不足爲也因遂拓落
爲詩歌酬接或以自娛亦無取世脩名之意故
王元美陳王叔同仕南都身爲敬美太常官屬
不與遊遝敬美唱爲公宴詩未能仰答雖坐才
短亦以意不在是也海內人士乃稍有好僕文

韻者或以他故相好或其智意未能遠絕因而借聲何至如門下所許過其本情萬萬耶然至士人談此道者欣然好之盛欲有所稟承嘗以衰病捐去章門邂逅得如門下英姿遠意溢乎文字之外欲相斯夕顧無閒期昔先師甚矣其贛猶思斐然之士迂愚未敢托於斯義庶其韻之耳

答馬心陽

南皐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倘若士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郎便爲所弄矣此語雖非其至差足醫人亦足轉奉兄破惑爲笑

答黃貞父

葉生來云丈訝弟邇來書詞淡淺覺有自外意

世有忍外吾貞父者乎從頭二十一史從何處說起此時即有深言兄亦不能爲弟聽判又不知弟當深言否也弟之知遊臥起論心經有年歲者四五人今皆開府而去獨郭希老能於吏部堂上昌言瑞遂昌令魏見泉石楚陽逢人作不平語李翼軒生未一面而爲弟高談入生何必深也

復熊思誠督學

文備規矩準繩之大器蒞詩書禮樂之名區豈不盛與而艮書撝挹茀云章程是咨如約而止夫豹登足斤斤於門下哉張弛在心鼓舞盡神

弟雖老猶能受人師陶鑄也

與于中文

兄在章門十餘日有諸君子用世者日相從弟

落穆林下人有語無緣請間也亦無由請間也

自當得躬於蕭然眉目之外耳庚陽古人便已

三月家事有大難語者骨肉意氣之士亦何可

恃耶

與鄒南皐

兄說講學老人不宜走公門眞法言也根底有

病老亦須發躬自賀長至到今未一面郡縣然

反得嗔符流俗詬中爲難蔣賦并塵覽

答袁中郎銓部

巨源濬沖並是竹林中人山公一嬰世業甄敘才品故多啓事王公門調戶選而已總之因循時變成其局段中郎今日固可槩致況乘遇選必無滯材弟於吏部交遊前後得二趙君蔡夢白不能出弟於久在平昌之時仲一不能白弟

於未復平昌之後世間惟意義之交多成虛幻
弟乃得蕭然山中十餘年二公亦以才大難用
不至作絕交書也時憶長安夜雪玉谿子聲逸
爲故人思白拓落久無聞問時把中郎錦帆棠
頭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此時小脩漓征雁行回
憶三珠樹曷盡切切

寄李霧岳

吾兄閱歷清英物望民宗逍遥一面甚古而商請邀韻仍在衡泌常願遶烏鵲之枝從大鵬一息而僕病未能我覲難嗣或昔天造西人起兄於樵源紫䨱閒一過草門道予弟尚得披惠風飲甘露於以巳病除衰所願幸也

寄羅匡湖

已知道履彌暢居廣居行大道豈非人間大丈

夫耶令我此念時時大羅天際也高文妙語幸
寄少許以訂于頑兒陽兄令子孤甚惟仁者念
之

與門人許伯厚

不佞棄一官而速貧宜矣以足下強仕之年方
可馳揚京洛而亦時有幽憂之疾其有後時之
感耶榮進素定理宜順之無怨之難聖人所嘆

只以馬心膓仕至爲郎而飯常不足世道又復何言

答袁滄孺

門下納江漢之英靈兼孔釋之道術以才可以應物亮節可以明心時以大楚之風作我臨川之俗一事理以無礙故性相之自如在其大人有造脊拔揚雲行雨施而開遠小子無知首

甄拔於日省月試無色笑而弗怒矣大小以皆
從何期玉節出照金華方指暎日以成言徒仰
惠風而太息乃辱裁書爾深眷念蓋靈椿彌福
叢萱欣馥桂克長克明慶集家禎美翔國步倘
新都西竺之高情竟東尼之素志庶幾酬六年
一日之知允矣繼四世五公之業

與門人賀知忍

四五年師弟子依依之情時恍然在目萬里風塵
路斷出山嘗難 心銘舊德枉用相存每一興言
額爲短氣使來千里轉見高情詢[illegible]履康同人
所慰耳知不佞既不能西蹤助於山城又不敢
累諸軒於安邑乏絕坎坷都無足道時有嗟歎
自遣耳便令使者進視養沖兄積懷萬不及一

與但直生

遠遊吳越收江山之助縱聞見之益歸覩白鹿
家山黃龍舊侶得無啞然璇璣滿囊幸摘一星
示我

寄梅禹金

千百之餘樸抱常恶毋忿少壯交情常在吾兄
午日之曉夢見兄容湼丹於昔弟妹喜笑曰吾
輩惟持此好驗與世人打摇揶我而入曲巷後

有煙前有堂亭問高蘧臺安否旁一客云宜州有同鎮而問高君何也予笑而不答醒來悵悵戶外報鳳衡書來何其異也因書夢以寄

寄劉天虞

兄迂道半千而存弟於玉茗堂中爲四日夜之談沉頓激昂歡楚俱極無從嗣音言之哽塞同爲失路而兄才度超鬬世需有時如弟狂愚其

亦已矣姜養沖兄更欲於度外揣求而混沌未
鑿終可如何溫公要不爲不知我耳右武病劇
姝困仁兄得無喟然

與張伯昇

世兄不遠二千里而來清齋數信垂意二三鑄六
此門生只似無耳雙鳥亥豕京愧横矣父玄獨
作中丞書既承揚詡另言去惡可矣辟義最忌

者老蔡爲大寥峭爲高合于九復雜負才名變化日新特受仍此卷卷也

與張異度

讀門下制義氣質爲體旣寫理以入微音乘爲華復援情而極變雖未盡發淵海之藏亦已少窺風霞之色矣企佩爾懷覯止何日

答黃鳳衢

別去懷思謂千旋久已河上而德音忽賜尚爾
敬亭文脊閣仕如此其不忘乎承遠索文誼難
固辭弟能爲文而必借尚書銜登軸士安可不
作尚書也

寄孫匽吴意伯

八閩有孤介之士曰沈君鈇者弟禮曹時数信
交也如鄭如衛耿耿自將時論過之而士論丞

嘗不心儀之濩落家君蕭然可念而遠聞有思
間之疑涉於吏議乃至流落隱屏不能自釋凡
在風聽皆為傷心以豸料之世情自非晏子仲
誰能解驂而脫石父自非孔北海誰能飛文而
理彥章幸際吾兄英慨自命倜儻志士之坎壈
洞世路之嶔巖解其機絲縱其毛羽使沈生寃
然無肩絳胸檻之憂有巖棲川觀之樂豈止窮

與沈生同其歎詠卽守内慕義之士且將感惻
興窮千里詢心藉惟蕊照

與李麟初太史

未能一覯展側何如大雅久不作吾鄉尤甚竊
雖少見脉理而蚤衰無復登峯之興門下當成
此最勝予將老而爲客矣

答費學卿

讀擬試題精熒蘊藉非悠悠可造也猿自頹廢無因一杷朝采春色所謂伊人空有成蹊之脊耳

答黃右文

制義精熟至此卒遇之玉露金膏不知黃監元武庫中物也尚未融貫處終有詞人意在長君祟巳斐然次公三公殆是小謝更清越非火攻

者甚爲兄喜近日北人士如方之細如房如宋之偉皆江右人所不及文字欲商者幸時相示

與李還素方伯

鄙念未嘗不在薇垣左右也毎過章門敷頒分俸在兄之賜固出廉泉而弟之受亦甚慙讓水誦老伯父手卷幽被吟玩可謂明月孤映高霞獨舉韻超超於玄釋義沉沉於忠義至於行草

當筆後而意先亦豐觔而蘊彩神傳中人有此神物也聊贅數語用附千秋

與門人王覲生

雲林爲世疑至此門下宜選樹之古人懷一飯不佞於天下士懷一言也

答陳如吉給諫

朝論固如沸聖明在上終是君子多小人少但

我輩不宜急以小人與人耳

答戴斐君

竹想風神真人天際山陰之棹遠與雞乘因知吾師大哥以再從子嗣二哥釋業三哥逾壯未補博士弟子為哽咽喟嘆不能已已幸有三孫英茂可學惟明公憐而教焉以成達人之後不使零落哀暮餘庚無迎報知恐之日隕涕而已

寄梅瓊宇

弟受知克生兄最早玉茗堂中有哭囍詩見夢言而已仁兄與弟生同年月日面會雖較弟稍遲多子姝秀弟以為哀流落子多中有卯酉兩星矣啻千里吾兄容鬢何其得借西來席為心傳

答陳子顯

齊年兄弟闊落天涯緩急之情莫通嶺山之使莽遺惟是宛水儀刑于捷鯉嚴江想象於翔龍梁岳雲霄徒懸夢寐忽承翰示綿邈周至靄有餘情自頭祖恩宛如面命弟多病早衰而山人適來寢丘之貽寔惟璽惡衣游老弟衣常寶尊而鄭蔡老為弟鄙已曾寄[illegible]人致聲諸公于今昔之感慨如之何

答鄭著存

青山雖操既與華頂同清而浙水恩波將與吳海比潤方喜梓里有人而良書重覽尉藉彌深感佩何可言無讀楊公奏記發舒江漢之風鎮定關河之氣而遠詢幽遠謙尊善下語詩升爲致謝

與魏見五

霍林宗兄疴道長安篤誼仁父門士再稱汝上舜文讀癸春之報世路方仄獲登中原名俊姝爲世慶而大越已借磨乎矣鄉邑孫生鳳雖遠韻已非凡響呂生鳴階雅才自是利器蔣生士標方當象舞之年已負鵬搏之志所稱無小無大欲從公于邁者也惟日進而教之無能適越獨無甫以自文有意懷賢諸逢披以寄托

與許御亭吏部

太學趨風之後音徽邈綿南國多年山川映發前吏部月旦高懸中間尚有臨川叢盤人否如兄倚晤南國則弟當以六朝餘興從君一笑石頭城也

與汪二尹

二尹先生大器祖於彰獄文采發於吳京紆其

雅念願我房兒春陽可以相煦歲寒可以相結
何以酬茲不負瓊瑤之贈也

與門人吳季倫

吾友文藻染翰鳳池何必減書生投筆耶漢人
以貲爲郎多爲名卿幸自努力

與高旭玄

六年不見高卿聞欲過我姝討而久待不至豈

訪戴者偶興耶吳越道中春夏間可作楚人行時亦憶汝水釣人乎

與李九我宗伯

從京師來者言丈蔬食敝衣或以丈爲貧或以丈爲僞夫世人何足與言眞僞也愚心陽作縣食嘗不飽趙仲一爲銓部歸來幾爲索債人所窘貧而仕仕遂不貧耶古人云向好未滅何以

家爲此時亦非吾輩作家時也惟丈有以自礪

答石楚陽

得兄遠書升悼死悲生三作宛轉淒滴使人潸然建守兄家貧落甚中原門戶亦是與轡相陵翁前托之兄今來其郎君郎君竟不相見如何舒齒六十頽髮如許偶一叉弘材堅節尙老江貴有心其惻江夏兄危甚安存天意良厚今始交

口譽之乎美成在久伏念良深得愛聊作詩外之語時方與夏有懷不盡

與唐凝菴

楚臣云合卿駿而不乘乃皇皇而更索以門下名德巍巍召起東山竟成遠引知而不乘今昔共嘆張山人雲林大有俊氣幸進而與之語

與干中父

郎吏之推尚爾不下此中進退竟是如何弟惟
喜朝家有威鳳之臣郡邑無餓虎之吏吟咏昇
平每年添一卷詩足矣

與門人廖佳沂

昔儒之教小學生有數益足下清才而爲蒙士
授書一可熟讀正字一可檢容鍊心蒙卦六象
學記一篇切磋究之有時行宦學之用寧當以

花卉流落爲嘆二作大雅流音鏗爾明堂之瑟也

答林若撫

不佞近褒躬縮隈隹自論繭翁乾而不出忽承門下鏘琅雅歌豋然來思起其再眠抽其獨絲頓使枯蛾蟜蟜蘧蘧勿動如生有出飛颺戶間作五色意加以長生名筆虬拏鸞峙攢爲世寶

天嘘地吐五内為之諸作精好流觀自是廊廟

元英積感之餘尚爲嗣音

答黄九洛

寺中小飲得周爰四方之事揚扢千秋之業殊

暢仙舟遂爾悵焉寤嘆草間風雨夜玩大作皆

有靈氣點定以歸采艾將之有幽人之想

寄蘇君源鄰伯

耆下南州之榻夜宴濬臺之祠品槐名流語深古處矣羅山人鏞精於素脉委蛇多暇或有意乎此也幸進而御之

候董鄭庵司空

私論郡國有才必以明公經一物之則冠三吳之業何也其都意柔而不中其司冕鬭而孝並仲山有學端在仲舒鄭楯焦心數年徘徊南國

本朝於勞逸之際可謂適人獨念明公委蛇多
暇獻笑文尊雨花木末之間所侍舊祠郎安在
江山不殊人物可知矣

侯王恒叔鴻臚

昨道天台遂踏龍湫雁背望禹穴以東朝陽而
西秀色殆爲大初仙人所盡謝鎮鈇而隱陪京
其意自遠人生何必多取勞少聽琴人相如舊

恙當復平勝遊塞不盡來連之思

答馮具區司成

弟宦學之末閱世賢豪有矣皆立於是非之塗

岐於內外之際至如明公循其自爾因其固然

付彼是於兩行齊屈伸於一指可謂爲天之君

子矣數從明聖湖邊緬想長安邸下秉燭譚私

坐如隔世秋莛師遠過示以大序是眞實語遠

觀循時時捧喝初機作老樂家伎也